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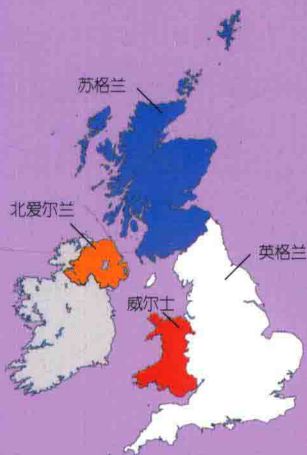


英国文学框架下的 苏格兰文学汉译问题研究

A Study of Chinese Translation Problems of Scottish Literature
in the Framework of English Literature

宋 达 著

Song Da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15YJA752012)资助
中央民族大学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经费资助

英国文学框架下的 苏格兰文学汉译问题研究

A Study of Chinese Translation Problems of Scottish Literature
in the Framework of English Literature

宋 达 著

Song Da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国文学框架下的苏格兰文学汉译问题研究/宋达著.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6

ISBN 978-7-5656-3495-6

I. ①英… II. ①宋… III. ①英国文学—文学翻译—研究
IV. ①I56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07756 号

YINGGUO WENXUE KUANGJIA XIA DE SUGELAN WENXUE HANYI
WENTI YANJIU

英国文学框架下的苏格兰文学汉译问题研究

宋 达 著

责任编辑 李佳艺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

邮 编 100048

电 话 68418523(总编室) 68982468(发行部)

网 址 www.cnupn.com.cn

印 刷 北京九州迅驰传媒文化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版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0.75

字 数 316 千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退换

摘 要

近现代中国的发展与翻译关系紧密。英国文学汉译总量巨大，不仅在现代中国审美观念形成中扮演了突出角色，更重要的是建构了“统一英国”的知识，即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完整的英国文学概念。然而，1707年合并为大不列颠一部分的苏格兰，其文学始终保持着苏格兰民族诉求，却被英格兰所建构的统一英国文学压抑着，罗伯特·彭斯、司各特、拜伦等重要文学家，其苏格兰性皆被消解、限制，还有更多的苏格兰文学家则被排除在英国文学经典之外。

中国根据英国主流文学史观理解和译介英国文学经典，由此汉译英国百年历史呈现的苏格兰文学，或折损苏格兰作家的苏格兰身份，或不关注没有纳入英国文学史的苏格兰重要作家。

本研究选取汉译最多的三位苏格兰作家，探讨汉译英国文学中苏格兰文学未被呈现的问题，具体包括：重新考察百余年来在大英帝国或联合王国框架下的英国文学汉译史，揭示苏格兰文学流失的情况，汉译“英国文学”中苏格兰文学隐形的历程、近20年微显的情况，对比英国的“英国文学”处理“苏格兰文学”问题，说明苏格兰文学匿迹于汉译英国文学的诸多后果；分别查考彭斯汉译史，还原他被销蚀了苏格兰性的情况，对比英国主流学术界和苏格兰学术界塑造的不同彭斯形象，说明汉译彭斯损失苏格兰性的客观原因，为未来汉译彭斯的苏格兰性提供思路；重新梳理司各特和拜伦作品汉译史、对比英国主流学术界和苏格兰学术界所建构的不同司各特和拜伦形象、解决未来司各特和拜伦苏格兰性再现的难题。

本研究旨在面对未来苏格兰文学的汉译问题，包括重译英国文学经典中的苏格兰作家作品、译介“英国文学”遮蔽忽视的苏格兰经典文学以及还原英国文学中的苏格兰因素。

ABSTRACT

Translation played an indispensable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a, and translation of English literature into China, the most and the earliest of foreign literature at that time, shaped the concept of a whole British literature to the Chinese readers. As a matter of fact, Scottish literature, even since the union of 1707 with England, has always been sticking to its Scottish appeal with distinctive national and features from England's tradition of literature. Their Scottish identities of Robert Burns, Sir Walter Scott, and Lord George Gordon Byron—the world-famous and most translated Scottish literary figures in China, as well as the Scottishness in their works have been neglected or covered in consequence of the suppression of integrated British literature. What's worse is that many important Scottish writers have been excluded to English literary canon according to the standards of major English literary circles.

The fact that China introduced and translated British literary works and constructed translation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in accordance with English standards has inevitably resulted in the obscurity and losses of Scottishness in Scottish writers and their works or ignorance of the existence of Scottish literature.

This book is aimed to explore the reasons of invisibility of Scottish literature in Chinese translation by reexamination of Chinese translation history of Scottish literature in the framework of English literature since the beginning of last century with the intention to find out why and how Chinese translators, influenced by the concept of a unified English literature constructed by the English literary scholars and critics, failed to reproduce Scottishness in the works of the three eminent writers Robert Burns, Sir Walter Scott and Lord George Gordon Byron, the most translated Scottish writers in modern China as well. This book reviews both Scottish literary history and Chinese translation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

ture since the turn of the 20th century, in combination of socio-historical and linguistic factors with literary theories of national identity and literary criticism by a comparative study between their original texts and the Chinese versions.

The book is going to point out that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Scottish writers lies in the restoration of the Scottishness in their works or their Scottish identities, and a need for many eminent Scottish literary figures and their works to be introduced and translated into China is helpful for Chinese readers to get a full comprehension of English literature.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章 英国文学百年汉译史:苏格兰文学何在	(51)
第一节 “英国文学”汉译:苏格兰文学从隐形到微显	(54)
第二节 英国的苏格兰文学研究:“英国文学史”与苏格兰学界 ..	(74)
第三节 英国文学汉译的疑惑:缺失苏格兰文学概念	(99)
第二章 彭斯译介问题:民族情感“阶级化”	(114)
第一节 彭斯作品译介史:模糊的苏格兰性	(117)
第二节 “两个”彭斯:英国文学史的彭斯和苏格兰文学史的 彭斯	(131)
第三节 汉译彭斯之困境:苏格兰知识和苏格兰性再现问题	(151)
第三章 司各特译介问题:民族诉求“概念化”	(165)
第一节 司各特译介史:苏格兰身份被模糊	(169)
第二节 不一样的司各特:苏格兰的司各特和英国的司各特	(189)
第三节 译介司各特之疑惑:文学史定位和翻译的双重困难	(204)
第四章 拜伦译介问题:民族身份“陌生化”	(217)
第一节 拜伦译介史:苏格兰性从未显现	(222)
第二节 苏格兰性微弱闪现的拜伦:英国拜伦史研究的另一条 路径	(236)
第三节 汉译拜伦之难题:再现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苏格 兰性	(246)
第五章 未来苏格兰文学汉译之路:再现民族性	(262)
第一节 补缺苏格兰经典作家:翻译英国文学经典之外的 力作	(266)

第二节	超越英国文学框架:翻译淹没的苏格兰文学经典	(277)
第三节	苏格兰文学汉译:确立“苏格兰文学”概念	(285)
结 语		(298)
参考文献		(311)
后 记		(322)

导 言

“无论是过去为英国文学添彩增色的，还是现在为英国文学提高声誉的，其主要作者多在苏格兰出生和受教育，如哈奇森为英国的哲学和文学播下了多产的种子，结出了丰硕且营养丰富的果实。”

——意大利都灵大学教授德尼纳(Carlo Denina) (1731—1813)《话语中的文学史》

《《苏格兰人杂志》第26期，1764》

《友谊天长地久》(*Auld Lang Syne*)是世界各地广为流传的英文经典歌曲。原是苏格兰古老民谣，由著名诗人彭斯(Robert Burns, 1759—1796)根据民间口头传唱用苏格兰语记录下来，1788年被改编成优美诗歌，由作曲家谱曲后展现了长久的艺术魅力，成为世界音乐史上的灿烂明珠。不过，大部分人虽能随口哼出整首歌曲旋律，却只能唱出小段歌词。更为遗憾的是，正如没有关注这首诗歌的苏格兰渊源，中国汉译外国文学百年历程中，也未留意英国文学史上作家作品的苏格兰因素，王佐良《苏格兰诗选》(1986)之前，中国更是没有“苏格兰文学”概念。

可是，苏格兰之于英国独特而又重要。2014年9月18日，苏格兰独立公投，选择留在联合王国的选民比选择脱离英国的选民仅多5%。9月19日，卡梅伦首相就公投及其结果发表演讲，“证据显示，只有四百万选民参加独立公投(referendum)，但六千三百万英国人都深受影响”(当日BBC滚动新闻)。“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问题，除了北爱尔兰和大不列颠冲突外，还有大不列颠内部的苏格兰和英格兰矛盾，而且远比看到的激烈和长久。

若深入推究，就会发现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一样，都是久未充分融入英国的王国。苏格兰在公元843年已是独立的王国，而且1603年苏格兰王詹姆士六世成为英格兰王詹姆士一世(James VI and I, 1566—1625)，两个王国尊苏格兰国王为共同君主；1707年，苏格兰和英格兰签署《联合法案》，合并为“大不列颠王国”(Kingdom of Great Britain)，苏格兰成为

大不列颠北部地区，斯图亚特王朝(The House of Stuart)即大不列颠第一个王朝。1800年8月，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签署《1800年联合法案》(Act of Union 1800)，第二年元旦始，包括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的大不列颠王国，兼并爱尔兰王国，英国易名为“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1922年，爱尔兰自由邦脱离联合王国；1927年联合王国更名为“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整个过程中，苏格兰法理上是联合王国中和英格兰平等的成员，但国家认同层面上，却因历史恩怨和联合后诸多问题，英苏隔阂依然存在，深刻影响了苏格兰完全融入英国。联合王国转为大英帝国后，一方面大量苏格兰人背井离乡，如1911年苏格兰人口近476.1万人，1913年有3.6万苏格兰人移民海外(多流寓到加拿大)，当今散居世界各地的苏格兰人超出苏格兰本土的苏格兰人，公投之前英国人口统计，英格兰有80万、爱尔兰和威尔士有40万；另一方面苏格兰人大量失业，1929年失业率达12.1%，1932年跃到27.7%，1934年达到23.1%，1936年维持在18.7%，1938—1939年继续在13.6%的高位徘徊^①。对此，苏格兰人要求自治或独立的呼声始终不绝，1885年英国政府被迫成立苏格兰事务办公室、设“苏格兰部长”，专责苏格兰的卫生、教育、法制、农业、渔业等问题；1900年苏格兰劳工党(the Scottish Labour Party)成立。可是，退居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英国，二战后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苏格兰人赖以生存的纺织、制造等却遭受重创，再度激发苏格兰的独立要求。1979年苏格兰就是否成立自治议会举行公投，1989年苏格兰宪法大会成立并拟定包括直选苏格兰议会、赋予其更多立法功能等的建议书。正因如此，“国际社会主义集团”(the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Group)党魁班贝瑞(Chris Bambery)的《苏格兰民族问题》(1995)和《苏格兰国民史》(2014)，爱丁堡大学历史学教授林奇(Michael Lynch, 1946—)的《牛津苏格兰历史指南》(2001)，苏格兰历史学家哈维(Christopher Harvie, 1944—)的《苏格兰与民族主义：1707年至今的苏格兰社会和政治》(1977年第1版，2004年第4版)、《通往自治之路：苏格兰民族主义形象》(2000)等多认为，统一独立的苏格兰王国在1296年被英格兰占领后，1328年重获独立，只因17世纪90年代苏格兰征服巴拿马达林计划破产，英格兰王国以经济援助为

^① David Ross. *Scotland: History of a Nation*. Glasgow: Lomond, 2014, p. 343, pp. 345-346.

由，迫使苏格兰签署《联合法案》，但成为大英帝国征服世界重要力量的苏格兰，深感不平等，不断寻求苏格兰民族独立，直至 2007 年地方大选，以争取苏格兰独立为宗旨的苏格兰民族党(Scottish National Party, SNP)，战胜执掌苏格兰大权 50 年之久的工党。

其间苏格兰文学艺术发展和研究成为推动苏格兰诉求的重要力量，苏格兰地区各大学设立专门的苏格兰研究机构，如英国最古老十所大学有四所在苏格兰，其中始建于 1413 年的苏格兰第一所大学、英语世界中仅次于牛津、剑桥大学的第三古老大学圣安德鲁斯大学，历史学院设有“苏格兰历史研究”(Scottish Historical Studies)专业；建于 1451 年的全球最古老十所大学之一的格拉斯哥大学，1971 年批评研究学院创办的“苏格兰文学系”(Scottish Literature)，与“英语系”和“英国文学系”并列；创建于 1583 年的英国六所最古老大学之一的爱丁堡大学，其语言文化学院设有“英国文学系”和“凯尔特与苏格兰研究系”(Celtic and Scottish Studies)，和“亚洲研究系”、“欧洲语言文化研究系”等并列。格拉斯哥大学教授吉福德(Douglas Gifford)在《苏格兰文学：英语和苏格兰语》(2002)称，“随着苏格兰议会的再度合法，许多学校和大学开设了和苏格兰文学相关的新课程，更重视苏格兰文化”^①。与之相应，这些大学的出版社，以及全球顶尖学术出版社之一的布莱克威尔出版社(Blackwell Publishing)，出版了大量关于苏格兰问题研究之作。始于 1947 年的爱丁堡国际艺术节，从 1950 年开始成为彰显苏格兰艺术魅力的场域，独具民族特色的苏格兰军乐团表演，呈现出苏格兰古战场的历史悲壮等，以现场感形式呈现苏格兰民族自豪感。因此，有 86% 的国民参加、约 45% 的选民支持的苏格兰独立公投，不是苏格兰议会领袖萨蒙德(Alexander Salmond, 1954—)政治运作的成果，也不只是学界的主张，而有着相当的民意基础、历史根据和美学根基。

同样重要的是，英格兰在文化上也并未认同苏格兰。1803 年，诗人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和妹妹多萝西(Dorothy Wordsworth, 1771—1855)、诗人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 1772—1834)同游苏格兰高地六周，分别留下了关于苏格兰的文字。华兹华斯的诗篇《孤独的割麦女》(*The Solitary Reaper*, 1805)以好奇的目光描

^① Douglas Gifford, Sarah Dunnigan and Alan MacGillivray, *How to Use This Book: Scottish Literature: A Study Guide*,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viii.

写了苏格兰高地姑娘用盖尔语唱歌的情形,“没人告诉我她唱的是什么/哀怨的曲调里也许在流传/古老,不幸,悠久的历史,还有久远的征战;/或者她唱的并不特殊,/只是今日的家常事故?/那些天然的丧忧、哀痛,/有过的,以后还会有的种种?”(卞之琳译,稍有改动)^①。诗中,作者把苏格兰盖尔语当作外语,其语义也传达着陌生感。多萝西的《苏格兰旅游回忆》,在她去世20年后,由苏格兰批评家夏尔普(John Shairp, 1819—1885)整理出版。叙述了工业化对仿佛异国他乡的苏格兰的冲击,农村人口减少、破败惨状。她热衷于把“和英格兰不一样”的苏格兰自然景观视为异域,虽然对苏格兰高地的地理知识有所欠缺^②,但无碍这本书成为著名游记。同行的柯勒律治也写下苏格兰不同于英格兰的文字,后人发现“他意识到苏格兰作为地方、风景、想象空间,或是旅游地,与他心目中的苏格兰作为国家,区别甚大”,“在他笔下,苏格兰是英国的伟大诗歌主人公……烦恼的是彭斯一类的苏格兰人极少”^③。1818年6月,著名诗人济慈(John Keats, 1795—1821)和兄弟及友人造访苏格兰,行前虽读过苏格兰指南之类图书,但旅途仍给他留下了苏格兰是另一个国家的印象,致兄弟信中说:“我第一次置身于这个国家。这里有些人讲的外语是急促而含混的盖尔语,另一些人则讲英语”^④。1763年,塞缪尔·约翰逊博士(Samuel Johnson, 1709—1784)同友人漫游苏格兰83天,12年后刊行著名游记《苏格兰西部群岛游记》(1775),称苏格兰“是我们的邻居”,有着不同于英格兰的粗犷山川、奇异的生活和风俗、陌生的语言,虽然主张“我们不应太匆忙地蔑视”,但仍把它视为另一国度的贫穷邻居,并以文明人眼光审视之^⑤。更有直接排斥苏格兰知识分子的案例,如苏格兰启蒙运动以及西方哲学历史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爱丁堡大学教授大卫·休谟(David Hume, 1711—1776)临终前写到,其《人性论》(1739—1740)在伦敦“未诞生便在出版社夭折了”(fell dead-born from the press);另一位苏格兰哲学家特恩布尔(George Turnbull, 1698—1748)之作《道德

① Thomas Rae ed. *William Wordsworth in Scotland: A Selection from the Poems Inspired by His Visit to Scotland in 1803*. Greenock: The Signet Press, 1957.

② 多萝西·华兹华斯著、倪庆伋译:《苏格兰旅游回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3页。

③ Seamus Perry. “Coleridge's Scotland”, *Coleridge Bulletin*, New Series 17, 2001, pp. 58-75.

④ Hyder E. Rollins ed. *The Letters of John Keats 1814-1821*.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Vol. 2, p. 89.

⑤ Samuel Johnson. *A Journey to the Western Islands of Scotland*. London: J. Pope, 1775.

与基督教哲学原理》(1740),在伦敦出版时也遭遇类似命运^①。尤其是,国歌《天佑女王》(“God Save the Queen”)有敌视苏格兰人的语句“反叛的苏格兰人必遭镇压”(rebellious Scots to crush)^②。

中国译介外国文学的高潮,尽管始于对英国文学作品的译介,数目品种最多,但基本上不存在“苏格兰文学”概念,因其淹没在英国文学盛名之下。1909年苏曼殊(1884—1918)翻译了彭斯诗篇《频频赤墙靡》(即《一朵红红的玫瑰》),1926年9月刊行于《学衡》杂志(第57期)的12首彭斯诗篇,到1944年3月《中原》杂志刊载袁水拍翻译的彭斯诗10首,虽然都提到彭斯是苏格兰人,却基本上限于他是英国农民诗人的范畴,未深究其创作魅力在于感性地呈现苏格兰性。同样,自1907年林纾和魏易合译《十字军英雄记》和《剑底鸳鸯》以来,司各特就一直为中国所熟悉的最重要的英国浪漫主义小说家,但其苏格兰身份复杂性直到近年来才具体探究。至于拜伦作品,百余年来译介数量种类繁多,“苏曼殊翻译的《拜伦诗选》,特别是名篇《哀希腊》,古雅铿锵,传诵一时”^③,但却没关心拜伦在苏格兰第三大城市阿伯丁长大和母亲是苏格兰人的事实,及拜伦不满大英帝国政治的内在根源。诸如此类意味着,汉译英国文学中是否存在苏格兰文学,不是问题;至于200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苏格兰首府爱丁堡为世界“文学之都”,在中国就更没有成为话题。

在英国文学框架下,中国对苏格兰文学关注甚少,却不能认为苏格兰和中国没有关联,或苏格兰对于世界的作用微不足道。事实上,苏格兰和中国文化渊源深厚。

第一,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出生于苏格兰阿伯丁郡,在当地学校接受基础教育,1831—1835年就学于阿伯丁王室学院。他受苏格兰传教士米怜(William Milne, 1785—1822)影响,走上传教士之路。因苏格兰基督教(浸信会和长老会)神学开放性,理雅各对中国文化经典产生强烈兴趣,秉持尊敬态度,后以伦敦布道会传教士身份,

① Richard B. Sher. *Scottish Authors & Their Publishers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 Ireland and America*. Chicago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6, p. 47.

② 1745年,英王乔治二世平定了詹姆斯二世党人查理王子(Bonnie Prince Charlie)试图谋求英国王位的事件。对此,出现《天佑英王》的颂歌(若国王是男性,歌名为God Save the King;国王是女性,改为God Save the Queen)。因支持查理的詹姆斯党人,多是苏格兰人,因此《天佑英王》最后一段针对英格兰平叛苏格兰。

③ 王建开:《五四以来我国英美文学作品译介史:1919—1949》,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7页。

任香港英华书院校长。不同于信仰英格兰国教的其他汉学家成为欧洲首位系统研究、翻译中国古代经典的汉学家。

第二,晚清民初声名赫赫、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愈发受国人尊敬的文化保守主义者辜鸿铭(1857—1928),其保守主义思想和苏格兰哲学息息相关,反映在英文著述上颇具维多利亚风格,更有苏格兰思想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 1795—1881)风范。辜鸿铭义父母布朗夫妇为苏格兰人,辜鸿铭13岁时随他们到爱丁堡,开始系统接受苏格兰教育,1873—1874年入爱丁堡大学文学院攻读西方文学。义父和文化保守主义领袖、苏格兰评论家、时任爱丁堡大学校长卡莱尔为故交,多有来往;入学后辜鸿铭经常得卡莱尔当面指教,“对辜鸿铭一生产生最大影响的,就数卡莱尔”,由此辜鸿铭也同样厌恶英国工业革命所致的社会弊病^①。

第三,清末民初盛行外国文学译介,英国侦探小说和冒险小说尤甚,柯南·道尔(Arthur Conan Doyle, 1859—1930)福尔摩斯系列小说的译作近百种,“1896年《时务报》上首先刊登了张坤德译的英国小说家柯南·道尔的四篇侦探小说,题为《歇洛克·阿尔唔斯笔记》,阿尔唔斯,即福尔摩斯。”^②1912年开始任《小说月报》主编的商务印书馆编辑恽铁樵(1878—1935),热衷于出版福尔摩斯探案集,称“吾国新小说之破天荒,为《茶花女轶事》、《迦因小传》。若其寝昌寝炽之时代,则本馆所译《福尔摩斯侦探案》。”^③1919—1949年间,在中国“从译介的数量上看,译介最多的作家是柯南·道尔……”^④实际上,柯南·道尔出生于爱丁堡,就读于爱丁堡大学医学系(1876—1881),父母为爱尔兰族裔,但若论影响力的深刻,远不及和苏格兰同宗同源的凯尔特民族记忆,福尔摩斯这位睿智侦探,其智慧中闪烁着苏格兰启蒙哲学。但在中国读者心目中,福尔摩斯始终

① 辜鸿铭及布朗夫妇抵达爱丁堡不久,义父就教辜鸿铭阅读“苏格兰最有才华的思想家”卡莱尔深刻反思激进主义革命的著作《法国革命史》。该作也成为他最爱读的经典。1869年以优异成绩考入爱丁堡大学后,义父亲自带着他拜见1865年始任校长的卡莱尔教授,此后卡莱尔常教育他,“世界已走向一条错误之路”;“现在是资本主义时代,大腹便便的资本家控制着世界”;“你是中国人,立足于古老的东方,要知道,人类的一线光明,就是中国的民主思想。可叹,民主思想,在中国从未实现,传到法国后引发法国大革命”;“你要领会美,领会崇高的世界,不要被粗鄙的东西所诱惑”(据严光辉《辜鸿铭传》,海南出版社,1996年,第20—25页)。

② 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9页。

③ 铁樵:《作者七人序》,载《小说月报》1915年第6卷第7期。

④ 王建开:《五四以来我国英美文学作品译介史:1919—1949》,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6页。

只是英国侦探小说中的著名侦探而已，鲜有人研究他是苏格兰裔，更少有人查考这位侦探身上所隐含的爱丁堡痕迹、苏格兰哲学智慧。

类似还有，在中国有多达 18 个译本的间谍悬疑小说《三十九级台阶》，很多惊心动魄的情节发生在苏格兰。作者系英国保守党议员、第十五任加拿大总督巴肯(John Buchan, 1875—1940)，出生于苏格兰珀斯(Perth)，毕业于格拉斯哥大学，因《尼尔森的战争史》当选苏格兰历史学会主席，以《瓦尔特·司各特爵士》获文学声望。

第四，《金枝》对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和文学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出现过 5 个汉译本，译介者有费孝通、吴文藻、刘魁立等杰出学者。至今仍有新译本问世，如汪培基等人的译本(商务印书馆，2012)。作者弗雷泽(James G. Frazer, 1854—1941)出生于格拉斯哥，曾在格拉斯哥大学深造。《金枝》关于巫术—宗教—科学之进化的思想，皆因受苏格兰哲学影响，成为最具影响力的人类学之作。

第五，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电话、电视机、青霉素等，皆由苏格兰人发明；力推市场经济，又严肃倡导市场伦理原则的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出生于苏格兰法弗郡(County Fife)，就学和工作于格拉斯哥大学。在资本主义大潮开始浩浩荡荡发展之际问世的《道德情操论》(1759)，以及提出创造性概念“看不见的手/无形之手”(invisible hand)之作《国富论》(1776)，都是重要的苏格兰哲学力作，很早就由严复(1854—1921)汉译。苏格兰人关于现代人类普遍问题之探索，给大英帝国走向辉煌提供了理论依据。但中国很少思考苏格兰产生巨大科学创造力的原因。

由此产生的困惑，稍加梳理，就能发现苏格兰在中国的知识虽星星点点，却丰厚悠久，但中国何以未能确立了解苏格兰知识体系的概念？这与百余年汉译英国文学未给苏格兰文学留下应得席位有何关系？屏蔽苏格兰文学的英国文学史结构，为何在中国学界理所当然？如何通过翻译理论和实践，还原苏格兰文学作品的原貌，揭示出异于英格兰文学的苏格兰文学之美学魅力？值得深入探讨。

一、英国文学框架下的苏格兰文学：汉译史和学术史

清末大量译介的英国文学中，今天看来有不少苏格兰名家名作。林纾与魏易(1880—1930)、王寿昌(1864—1926)等合作翻译的司各特《撒克

逊劫后英雄略》(1905)、《十字军英雄记》(1907)、《剑底鸳鸯》(1907)等等,皆因情节扣人心弦、故事惊心动魄、人物形象性格分明,畅销一时。其内容多与苏格兰和英格兰争执有关,细节处处显露出苏格兰的地名、历史典故、风土人情等,不研究苏格兰和英格兰的历史恩怨,则无法领略这些作品的魅力;不深入辨析司各特叙述事关英国历史定位等重大问题的视角、立场,要读懂司各特几乎不可能。周瘦鹃所译《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中华书局,1917)上卷,把柯南·道尔的《缠绵》《黑别墅之主人》和《病诡》等作品,自然归于“英吉利之部”,后也未有人论述柯南·道尔作品的苏格兰性,如欠缺苏格兰启蒙哲学知识,则难以切实理解福尔摩斯的侦探智慧。自梁启超(1873—1929)《新中国未来记》(1902)引用拜伦《哀希腊》两节、苏曼殊出版英译汉诗集《文学姻缘》和《拜伦诗作》(1908)等,每个时代皆有文豪和文学名流涉足拜伦诗篇翻译。1924年拜伦逝世百年,中国出现纪念高潮,《小说月报》第15卷4号(是年4月)推出“拜伦专辑”,但少有探讨拜伦的苏格兰血缘和阿伯丁经历之于他创作的意义,不关注他屡屡挑战大英帝国官方话语、正统价值观,与表达苏格兰诉求的关联。笼统将这些名家译介归于英国文学,原作的苏格兰性、苏格兰因素或苏格兰诉求,自然销蚀于庞大的英国文学汪洋中,造成译作影响力再大,也对促进中国了解苏格兰文学微不足道。汉译再多的司各特历史小说、彭斯的诗篇、拜伦作品等,都无法明了作家的独特性,更无法理解英国文学的复杂性,从而无助于探究大英帝国内部的紧张关系,如胡适之《文学改良刍议》(1917)引述,“吾十年前尝有读《十字军英雄记》一诗云,‘岂有酖人羊叔子,焉知微服赵主父?十字军真儿戏耳,独此两人可千古。’以两典包尽全书,当时颇沾沾自喜,其实此种诗,尽可不作也”^①。

显而易见,汉语读者对苏格兰文学茫然不知,并非中国译介者有意为之,而源于英国人所构建的“英国文学”自然屏蔽苏格兰性、凸显统一的英国文学。

众所周知,英国文学经典的确立,代表英格兰王室的西敏寺所设置的“诗人角”起了不可低估的定位作用。苏格兰作家能进入西敏寺的甚少,唯有司各特和彭斯等,理由如桑德斯(Andrew Sanders)《牛津简明英国文学史》(1994)所说,因西敏寺扩大入选范围,“说到英国文人,人们应该

^① 胡适:《胡适文集2·胡适文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2页。

记得，维多利亚时期对所选范围的要求只是增加瓦尔特·司各特爵士和罗伯特·彭斯的半身像，纪念美国的朗费罗和澳大利亚诗人亚当·林赛·戈登，“把文学视为不列颠民族的标志性成就，以及民族的统一性和国家制度连续性的体现”。19世纪50年代督察新议会大厅的装饰图案也选择了司各特作品的题材，“承认苏格兰在此统一体中的地位，且很明显，没有找到爱尔兰的代表性人物”^①。英格兰王室通过宗教干预文学的行为，为建构以英格兰文学为主体的统一的英国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如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只是英国的地理区域一样，苏格兰文学、威尔士文学、（北）爱尔兰文学自然是以英格兰文学为主体的英国文学之元素，在表述上不再有主体性价值，在审美上不表示有独特的文化属性和文学传统。这种英国文学建构观念，也得到文学界和大学的呼应。

西敏寺所确定的文学经典，很快得到文学家认可，自觉沿袭经典化传统。华兹华斯称，“当我开始献身于诗人生涯时，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我必须以乔叟、莎士比亚、斯宾塞和弥尔顿四位诗人为榜样”^②。后来的现代主义作家，则把进入诗人角的前辈作为超越对象。

19世纪30年代，伦敦大学和国王学院开设的英格兰文学和历史课程中，更强调英格兰经典作家的英语书写，如学士学位考试题就包括一篇关于英格兰语言、文学和历史的论文，题目多出自经典作家作品。司提波奈学院(Stepney College)院长约瑟夫·安格斯(Joseph Angus, 1816—1902)，在《英格兰文学手册》(1865)中强调，关于英格兰及其文化的宏大帝国理念已逐渐涵盖大不列颠各方面，坚信“英格兰文学乃英格兰民族生活的反映，展示了我们赖以得到自由进步的原则，以愿意倾听的人们讲述其经历”，“没有一个民族能发明这种原则，除非如英格兰那样；任何民族只要接受这些原则，欢迎它，就会在其生活中按我们的形象重塑自己”^③。无独有偶，1862年任都柏林市纽曼天主教大学英格兰文学教授的小托马斯·阿诺德在其《英国文学指南》(1862年出版，1868年增写重印，更名为《乔叟到华兹华斯：从最早期至今的英国文学简史》)中批评浪漫主义文学受法国影响及其危险，认为未来英国文学研究将大有可为，“一个

① [英] 安德鲁·桑德斯著，谷启楠等译：《牛津简明英国文学史》(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4、7页。

② [英] 安德鲁·桑德斯著，谷启楠等译：《牛津简明英国文学史》(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5页。

③ [英] 安德鲁·桑德斯著，谷启楠等译：《牛津简明英国文学史》(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11页。